

中國方志叢書·第四十二號

據清·陳宗海修趙端禮纂  
光緒十三年刊本 影印

雲南

# 騰越廳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5460/10/0975



\*10101877\*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臺一版

# 騰越廳志 全一册

定價：新台幣二八〇元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五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徵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珣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棟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騰越廳志序

騰越去京師萬里為滇西極邊要地廳治幅員遼闊外環土夷交通緬猛向來珍異公集商賈之細載前來者輻輳於道而此邦人民亦多工計然陶朱之術以故市鎮鄉場櫛比鱗次洵西南一巨區也然中外毘連姦軌混跡歷代多有戰爭前明麓川三緬屢張撻伐訖未得安至我

朝乾隆時興師以征不庭用是四境晏然橐弓束矢者百十餘年矣邇者邊塵未淨藩屬淪胥余奉檄來騰駐防邊徼

序

一

凡一切山川阨塞風土民情身履其地較耳食者為甚詳適逢官紳脩

輯廳志司牧陳守以弁言請予雖不敏竊以職任分巡騰越又為轄境予安能已於言哉惟地方事蹟志載具詳無須再為覩縷現值海上興

序

二

波四郊多壘尤冀在事文武暨城鄉士大夫同心匡濟庶使藩籬完固刁斗無聲俾後之秉筆者書鴻猷揚駿烈以紀一時之盛此誠私衷所願慕如但云守在四境則猶非予之所企望也已

光緒丙戌歲仲秋月

二品頂戴雲南迤西兵備道涇陽

吳其楨幹臣氏撰

序

三

騰越廳志序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不但志山川財賦學校農田而已蓋將以忠孝節義興功業文章之炳炳者褒於前勸於後俾人心有所激勵政治有所持循歷千百年而瞭如指掌也

騰越廳志

序文

一

騰越為滇西極邊地自西漢通中國歷晉唐宋三朝或據或附叛服無常至元乃立帥府於銀生甸明因之置騰衝衛後改騰越州我

朝定鼎以來又改州為廳惟是德澤所孚休養生息海宇乂安雖蠻烟瘴

雨之鄉莫不薰德善良極文物聲明之盛蓋百數十年涵煦於德化者深也况

國家道隆今古化洽

重熙聿命儒臣纂輯舊典全書集於四庫圖誌掌於職方凡行可表慕

騰越廳志

序文

二

足以風者無不羅致徵求之若茲邊隅當亦輶軒所欲采歟光緒戊寅冬余蒞茲土尋訪舊志兵燹之後板既朽蠹無存自乾隆中前任屠公編脩後迄今百有餘年其書亦已寥落噫誰司其責者竟使一方之文獻久而就湮

也於是請於

上憲捐俸重脩使地方老成者一一採訪適楚南余我如太守權釐九隆吳紹春比部辦團至此共相慇懃乃辟求文學之士於署中日加考證旁蒐軼事博覽羣書凡名賢巨公忠孝

騰越廳志

序文

三

節義其事跡之昭著與夫幽光潛德之未彰者一一得詳而悉也至文章亦道德之華存其最者可耳夫樸陋者無文嗤其辭之不雅馴也馳騁者近誣實其事之不質實也吾人著一書立一說取前人之芳蹤遺跡闡發而表彰

之偏而不舉固不得也謬其實仍不免以溢詞為古人誣尤不可也今原本舊志遺者補之訛者正之諸目之混淆者分晰之歷年之待叙者增損之編輯之雖不敢謂一方之事故得我始傳庶不至我而墜子慚幾釋焉是為序

騰越廳志

序文

四

大清光緒十三年歲次丁亥嘉平月上澣吉旦

賞戴花翎鹽運使銜道員用儘先補用知府知騰越廳事會稽陳宗海

春源氏撰書



騰越廳志稿卷之首

銜名

總修

賞戴花翎鹽運使銜升用道候補知府騰越廳同知 會稽 陳宗治

協修

賞穿黃馬褂記名提督 鎮守貴州古州調署雲南騰越等處地方總兵官 鶴慶 丁棟

鹽運使銜升用道候補知府 武陵 余澤春

刑部員外郎 保山 吳世欽

六品銜騰越廳訓導 鄧川 楊紹曾

騰越廳志

卷首

銜名

監修

總辦騰越釐金前東川府知府 武陵 蔡元燮

提舉銜候補通判 新都 黃煥基

騰越廳學正 新興 王者香

騰越廳分防龍川江經歷升用知縣 安順 張鳳藻

五品銜候補縣丞 會稽 魯繩祖

候補府經歷 興義 高榮廷

五品銜候補縣丞 三原 張維清

前廣西太平府知事升用州判 山陰 吳世仁

騰越廳司

候補巡

總理纂修

舉人 趙瑞禮

承修

舉人 劉宗鑑

舉人 明鍾琦

舉人 張成濂

拔貢 許正餘

騰越廳志

卷首

銜名

拔貢 楊潤富

歲貢 董大純

歲貢 黃槐清

歲貢 張金

歲貢 邵席

歲貢 許培

歲貢 謝翊

廩生 段有

分修

獄羅田 姚知清  
檢山陰 吳祖培

舉	人	寸性安
恩	貢	寸倬雲
咸	貢	黃生雋
廩	生	侯用康
廩	生	王時清
廩	生	張鍾元
較對	生	寸開泰
廩	生	董友蘭
廩	生	寸性明
生	員	曾我 周開仁
勝錄	員	保山 陳殿勳
職	員	
繪圖	生	楊金霖
廩	生	
採訪		
恩貢生湯近仁	張文蔚	孫嘉佑
歲貢生黃生元	周延佑	梁世惠

廩生劉光照	鄧尚質	趙聖昌
湯紹琦	湯有文	李國禎
例貢楊坤貞	尹玉書	謝家寶
尹維桓	寸和鳴	楊程化
生員楊克懋	張建侯	濮登年
鍾於德	艾綬	楊必盛
李如松	尹佩紳	彭德洋
尹乃瀨	蕭壽春	李枝泰
王風	劉儼然	陳士林
舟希孔	湯有光	李正安
辜鶴林	楊澤新	董如椿
侯維珍	陳學仲	趙金鑑
葉盛春	楊國彥	劉迎昌
許子元	楊懷瓊	張鳳翥
王建	段錦章	李枝馨
副將李珍國	叅將楊春榮	游擊王文榜
劉明欽	都司柴生藻	邵森棠
守備孟知禮	蔣相玉	徐治國

世職吳浩然

賀時昌

蔣治國

鄉飲明於劬

樊啓林

李枝美

李含新

胡紹成

番學敏

職員劉振東

郭世業

蔣紹春

軍功段體仁

李材春

尹家寵

武生周延醇

楊貴發

李大綬

吳大廣

尹紹和

趙貴昌

監生簡自新

尹其懋

高名揚

劉光瑞

黃朝輔

楊應萃

騰越廳志 卷首

街名

五

民楊科宏

寶正蛟

趙中和

孫絨

尹東

張希孔

光緒五年總理纂修

此次廳志已脫稿付梓因未協通志規式故十二年重事更修而纂理紳士姓

名不容沒也特為附列於此

舉人革煥章

李沾澤

歲貢生李朝徵

恩貢生董在寬

騰越廳志卷之四

凡例

一騰之有志始於前明紳士易經吳宗堯及州牧李君之仁  
 沈君祖學俱有著述因其後地方多故卷帙莫存及我  
 朝各屬志乘燦然大備而騰志闕如乾隆中州牧吳公楷蒞任  
 後因事遍歷關隘得所見聞即廣為搜輯閱十年始得成  
 志稿旋以丁艱卸去迄屬公述濂到任始付剞劂而其書  
 成然僅記至乾隆四五十年止耳其後及今近百年尚未  
 修也故今廣為詢訪重加訂正庶幾嘉道以來之事亦得

騰越廳志

卷首

凡例

昭然可考

一記載每患綱目混淆易於眩目令人難稽今仿滇省通志  
 總目縷晰條分首天文次地輿次建置祠祀學校政賦又  
 次則秩官武備人物外更其藝文雜記則列於卷末務使  
 先後較然前目無混庶令觀者易於便覽  
 一自乾隆以後城邑被賊站據者有矣寺廟被賊燒毀者有  
 矣其橋梁塘汛被賊傾覆者更不少茲幸  
 天威遠布地方平復所屬官署廟貌橋梁一切重為修建煥然  
 改觀自不能不另為載記而閱者亦不致視前後為一轍

一田賦載在前志瞭如指掌今亦未嘗改易惟道光以後安

一田賦載在前志瞭如指掌今亦未嘗改易惟道光以後安

一田賦載在前志瞭如指掌今亦未嘗改易惟道光以後安

一田賦載在前志瞭如指掌今亦未嘗改易惟道光以後安

一田賦載在前志瞭如指掌今亦未嘗改易惟道光以後安

致混然

一騰越地處極邊其邊防視別屬為尤要其戎事亦視別屬

一騰越地處極邊其邊防視別屬為尤要其戎事亦視別屬

一騰越地處極邊其邊防視別屬為尤要其戎事亦視別屬

騰越廳志

卷首

凡例

人知邊防之不容忽也

一騰僻處邊隅其間有文學孝義之士而忠義節烈者亦不  
 少今雖詳加採訪難免不無遺漏而各邑紳管所報必有  
 明徵故誌之令後人知所取則焉  
 一邊地野夷與華人異夷俗俚語與華語殊然既鄰近邊境  
 不可不悉其風土大畧故誌邊裔於外夷之內即記方言  
 於種人之中俾觀者知所擇焉  
 一騰地人文會集豈無佳作名藝以備觀覽然集中所載則  
 惟取其有關地方者有係邊防者外此則雖鴻篇鉅製亦

不敢濫為收錄懼冗也

一地方無稽之說在所不錄然有事屬異常而其人其事確有可憑某月某年實有証據則為地方之創見亦非虛冒之浮言故述異聞軼事於卷末以俟參考云

騰越廳志

卷首

凡例

三

騰越廳志稿總目

卷之首

列聖御製

卷之一

天文志

星野

氣候

祥異

卷之二

騰越廳志

卷之首

總目

地輿志上

輿圖

疆域

形勢

山川

卷之三

地輿志下

戶口

鄉名

風俗

道里

橋梁

土產

卷之四

建置志

沿革

城池

官署

公館樓坊市巷附後

騰越廳志

卷之首

總目

塘汛郵驛

名勝

卷之五

政賦志上

田賦

屯田

練田

課程

卷之六

政賦志下

倉儲

經費

拯卹

水利

卷之七

秩官志上

官制題名

卷之八

騰越廳志

卷之首

總目

三

秩官志下

使命

名宦

循吏

忠蓋

土司

土弁附

卷之九

祠祀志

典祀

俗祀

寺觀

卷之十

學校志

廟學

學額

書院

義學

卷之十一

騰越廳志

卷之首

總目

四

武備志

營制

邊防

關隘礮卡具

武功

戎事

卷之十二

人物志上

選舉

鄉賢